作者简介:赵振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陈冷冷,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研究生。

摘 要:情报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秘密性的信息,情报的秘密性是构成新闻价值的要素之一,这使得情报与新闻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具有情报性质的新闻我们称之为“情报新闻”,它是一个与普通新闻相区别的重要的新闻类别。

关键词:情报;新闻;情报新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情报的概念内涵及其与新闻之关系

什么是情报?人们给情报所下的种种定义历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内涵。广义的情报就是指信息,情报与“information”等同,一切的知识性信息都可称为情报。比如在日本,情报释义为“消息、教谕、报告、诉讼、知识”等意,目前“information”已经主要解释为“情报”了。

国内也有学者提出情报即信息的观点。

对于这种广义的概念界定,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因为既然“情报”与“知识”、“信息”可以互换,那么“情报”这个概念的存在也就无多大意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从狭义的角度来定义“情报”。我国1987年版《辞海》对情报所下的定义是:“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曰情报”。专门研究情报学的王崇德先生认为:“其实情报与信息是种属关系:情报是特定的信息;信息是泛指的情报。在语言表达中,却有这样约定俗成的情况,当以情报表示社会领域中一切消息时,用信息来替换均可成立。反之社会中一切流通的信息,却不能一律替换以情报。例如市场情报、人才情报、商品情报等,均可以说成是市场信息、人才信息、商品信息,而且这样表达更为妥切。反之,军事情报、科技情报改成军事信息、科技信息都有争议之处。科技情报改成科技信息后,其对应的学科却不能叫信息学,仍以情报学为宜。信息学是另外一个学科领域。”

“信息与情报可以互换,有时是双向的,有时是单向的,亦即情报不能以信息替代,可以把情报视为信息的特殊部分。”

王崇德在这里提出“信息是泛指的情报”,也就是指出情报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他倾向于使用狭义的情报概念,认为情报是“信息的特殊部分”,他注意到了一些情报不能与信息进行概念上的互换,像“军事情报”、“科技情报”就不能换称为“军事信息”、“科技信息”,两者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军事信息”和“科技信息”泛指一切有关军事和科技方面的知识信息,包括一些普及性的知识信息;而“军事情报”和“科技情报”则专指那些具有一定程度的保密性的信息,它所对应的英文词汇不是“information”,而应当是“confidential information”、“secret information”、“military situation”、“secret intelligence”等。
这一词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军事人员和新闻报道人员之间都是用来表示“秘密的情况”或“珍闻”之类的含义。这一内涵就是我们所指的狭义上的情报内涵。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性的概念定义，即“情报是具有一定程度的保密性信息。”“一定程度的保密性”这应当是构成情报的一个根本的要件，否则它就是一般的信息，是不能被称为情报的。区别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接下去所使用的“情报”概念就是严格限定在这一内涵里，它将为我们下面探讨情报和新闻的关系奠定一个基础。情报和新闻之间存在着哪些区别？它们之间又具有哪些共同特征？存在着哪些内在联系？从两者的区别上来说，首先新闻和情报所传播的内容不同。情报一般是涉及比较专业化的问题，内容报道上也是使用比较专业化的语言，而新闻则无论在内容还是语言上都必须要求大众化，即准确鲜明，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情报带有专业性，可能只有少数人能懂，社会公众未必感兴趣；而新闻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不只是少数人感兴趣。”另外，两种信息的公开程度不同。新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公开地传播，是一种“广播”，它所面对的传播对象就是广大受众；而情报在传播时则强调它的隐蔽性，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窄播”，情报只提供给特定的人和组织。第三，传播模式和传播渠道不同。新闻传播模式是大众散花式的“点—面”传播，这也是大众新闻传媒的传播特点；而情报则不同，它一般是采用线性传播渠道，采用“点—点”传播的模式。第四，功能不同。情报强调的是有用性，能够满足特定用户的需求。而新闻在更多情况下，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趣味心理，而不是功利心理。

情报和新闻这两类信息一方面存在着区别，另一方面又具有很多共同特征，两者之间存在着很紧密的血缘关系，二者还具有一些质的相似性。

首先，“情报”与“新闻”都是信息这个属概念下的下概念。关于情报与信息的关系，一些研究情报的学者多有论述，英国情报学家维克利认为：情报是“有意发出的改变接受者知识结构的信息内容。”天津大学王崇德教授便认为：“其实情报与信息是种属关系；情报是特定信息；信息是泛指的情报。”

关于新闻与信息的关系，与情报一样，新闻也是信息的组成部分，是信息这个大家族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类例。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宁树藩教授所著的《新闻与传播》的定义就是“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宁树藩认为：形式逻辑告诉我们，所谓被定义的概念的属概念，即与它邻近而外延较大的那个概念。依信息科学知识，信息是新闻（被定义概念）最佳的属概念，因为它既邻近新闻，而外延又大于新闻，完全符合定义的要求。”从逻辑上讲，“信息”是和“新闻”相近而又比它更为广泛的概念，以“信息”作为“新闻”属概念，是很恰当的，纠正了原定义的混乱。”

其次，它们都应当是真实的事实。无论情报还是新闻，趋向真实是它们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失却了真实性，情报和新闻都会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从新闻角度来说，真实性是新闻报道最主要的要求，是新闻的生命。从情报角度来看，真实性也是情报生命之所系，情报的价值就在于准确、真实。日本情报协会所编《趣味情报学》便认为：“关于‘情报’，语言解释中的解释是：‘对情况和状态的报告’，‘情况的告知’。‘情’的含义是‘真实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它与新闻报道对真实性的要求是一样的。

再次，它们都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新闻性“新”，这是新闻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大事当前，谁能抢先发出第一声，不仅是记者水平的标志，也是媒体实力的标志。与新闻大张旗鼓地抢时效相比，情报在抢时效上要隐秘得多，但也并不是不激烈。在这里“看不见的战线”里，人们对情报的时效性的强调并不亚于新闻：“情报事实上也是一种活跃生的东西。有时候可能成为六月雪，有时候也可能成为十月菊。在按下核战争电钮的前一秒钟，情报可以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假使在已经发生了战争命令之后，才得到情报消息，那么，这一份情报就一无所有了，而且只能被视为一种已经腐烂的报道”。事实上，情报所需要的新鲜度，其重要性远超过任何新鲜的食物。”

最后，新闻和情报都要进入传播渠道，最终都指向信息上的消费者。新闻和情报一样，采集完成后并不是为了敲之名山，传之后世，而是必须迅速进入传播渠道，到达信息消费者手里。情报和新闻的“保鲜性”实际都是相对接受者而言的，也就是要求传播者尽量缩短信息的在途时间，在第一时间采集并传向接受者。新闻和情报都是为消费者生产的，信息产品，最终都要在消费者那里被消费掉。

二、情报的“秘密性”是构成新闻价值的第六要素

2003年3月开始的美伊战争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闻战，在这场新闻战中，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现象就是情报源成为非常重要的新闻来源，无论是西方新闻媒体还是阿拉伯新闻媒体如半岛电视台等都因为拥有独特的情报新闻来源而名声大噪，获益匪浅。而美国在战争中也充分利用新闻媒体散播一些亦真亦假的情报，为战争服务。“情报新闻”成为这次战时新闻报道中新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新闻类别。
那么，为什么情报会转化成新闻，为大众新闻传媒所广泛关注？是不是所有的信息都会转化成新闻，并为受众所感兴趣？

这里自然要涉及到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传统的新闻学认为构成新闻价值的五要素是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和趣味性，应该说这五个方面基本上概括了传统新闻价值构成的方方面面。但是随着近几十年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新闻信息来源构成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情报也开始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新闻源，尤其战争期间，登陆各大新闻媒介的大量的新闻都是源于各式各样的情报报告。我们知道，刊登受众感兴趣的新鲜、最大程度地获取受众的注意力，这是新闻媒介运作的内在基本规律之一。新闻媒介大量刊播各式各样的情报，说明这类信息具有广泛的受众市场。但是很显然，再用传统的构成新闻价值的五要素来解释情报信息受欢迎的原因已经力不从心，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那么在五要素之外是否还有另外的其它要素在起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这就是信息的“秘密性”，受众对秘密性信息具有天然的好奇心，“秘密性”已经成为继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和趣味性之外的、构成新闻价值的第六要素。

这其实涉及到了新闻的起源观问题。关于新闻的起源早就存在着“本能说”、“本能说”即认为人类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它是人们采集和传播新闻的原动力，也是受众接受新闻的原动力。这种“本能说”新闻的起源观念一直被为唯心主义的新闻起源观而受到排斥。实际上，用“唯心主义”四个字将“本能说”不加分析地抹杀掉也未免失之片面，“本能说”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日本学者杉村广太郎曾明确指出：“‘欲知道欲被人知道’这种声浪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一种共通的欲望。由这种愿望才产生新闻纸。”

正视人类的好奇心，并把它作为新闻起源的动力之一进行解释，对于我们理解情报之为新闻、理解“秘密性”之为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实新闻与密报从来就有着不解之缘，而密报与情报又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此新闻与情报结缘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带有秘密性信息的情报都能成为新闻，有些极为专业，只为极少数人感兴趣的情报虽然也具有秘密的性质，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无任何兴趣可言，这样的情报就不可能转化为新闻。在这里，普通情报是情报转为新闻的一个基本前提，从信息到情报再到新闻，这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并不是所有的情报都能成为新闻，也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成为情报，也并不是所有的情报都能成为新闻，有些具有普通兴趣的情报才能成为新闻，为大众新闻媒介所刊播。很多情报内容所牵涉和影响的范围往往超出情报的传播对象，也就是对这一情报感兴趣的人会远远超出情报的传播对象。尤其是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件，比如关于战争情报，高科技情报，重大体育赛事情报，重要的经济情报等等会受到广泛的关注。这类情报完全具备了新闻所要求的普通兴趣，因此这些情报往往成为新闻媒介刻意搜求、采访和抢先传播的新闻。在这里，情报成为重要的新闻源，情报新闻“开始成为一个与普通新闻相区别的重要的新闻类别。

在新闻理论研究中，还没有人明确提出“情报新闻”这个概念。但在新闻业务实践中，情报新闻”这个概念已经初具雏形。像以色列有个著名的新闻网站称“情报新闻源”，中东地区的新闻杂志“秘密政治战略指南”被称为“全球情报新闻媒体”，杂志等被称为“全球情报新闻源”，俄罗斯一家新闻媒体称为《情报与反情报新闻》等等，都说明“情报新闻”这一概念正在新闻实践中形成一个固定用语。“情报新闻”就是指通过情报源获取的、秘密而具有普遍兴趣的新闻信息。“情报新闻”与普通新闻相比，其主要特征在于新闻源为情报源，所获得的信息是带有秘密性的情报信息，但由于具有普通兴趣而具备了新闻信息特征，因此新闻之源于情报，具有“秘密性”和首先是情报信息但具有普遍兴趣是这类新闻与其他新闻主要的区别，也是“情报新闻”与普通新闻在概念上相区别的种差所在。

注释：
①③④⑧王崇德：《情报学引论》，天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 10, 16, 10页。
②丰盛：《信息交流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⑤⑦日本情报协会编，谭有信《趣味情报学》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4, 33页。
⑥项德生，钟承华《新闻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9页。
⑧严正民：《现代情报学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
⑨宁树藩：《新闻定义新探》，载《复旦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⑩⑪宁树藩：《新闻报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 431页。
(日)加藤龙太郎《国际情报学》，台北：台北星光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八年三月一日版。
(日)杉村广太郎《情报概论》，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17页。
(日)望月启三《情报概论》，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17页。